

《螃蟹歌》火爆网络

她用合唱“转动乡村孩子命运的齿轮”



初心:让音乐给孩子们带来快乐

不久前,云南的两个童声合唱团走红网络。一个唱火了《小雅·鹿鸣》,一个唱红了《螃蟹歌》,这两个合唱团的创立者正是普海玲。

普海玲毕业于玉溪师范学院音乐系,第一次接触合唱是在大学。合唱课上,老师给大家排童谣作品《小贝壳》,那是普海玲第一次听到和声,她不自觉落泪了,“不知道为什么,就是很感动,有一种心灵的契合感”。

2018年9月,普海玲来到玉溪市江川区九溪镇马家庄小学工作。那是一所乡镇小学。因为缺老师,普海玲要同时上数学、科学、音乐。繁重的教学任务让她喘不过气,但一有时间她就会想,怎么才能发挥自己的音乐特长,带给孩子们快乐。

2020年因为疫情,学校延迟开学,普海玲在家教一双儿女唱歌。她发现,唱歌让两个孩子心情放松,即便多日在家,他们也很平和。“音乐真的很解压,让人在任何环境下都不焦躁。”

马家庄小学的孩子单纯质朴、腼腆内向,家人多在周边打工,早出晚归。缺少了父母陪伴,孩子们总显得心事重重、沉默寡言,他们兴趣爱好少,缺乏激情,没有目标,有的甚至沉迷手机。

普海玲想帮这些孩子,“也许音乐能成为沟通的桥梁”。大学时埋下的种子开始发芽,她有了一个计划:组建一支乡村童声合唱团,让孩子们在音乐中成长。

这个想法得到了学校支持。2020年11月23日,马家庄小学“若水”童声合唱团(下称“若水”)成立,一至五年级的学生,只要喜欢唱歌,都可以参加。

“若水”的团名取自“上善若水”,普海玲希望孩子能拥有如水般柔韧的品质。报名通知发出,学校一半的孩子都来了,但首堂课就让普海玲的心一凉,孩子们不仅音准有问题,对合唱更是没概念,高声部唱,低声部会跑偏;低声部唱,高声部找不着调。

刚开始,“若水”只用40分钟排练,但因为基础差,普海玲延长课时至70分钟,再到90分钟。一个月后,有的因为训练枯燥,有的因为无法按时完成作业,陆续有孩子退团。

普海玲极力挽留,给家长一个个打电话,但59人的合唱团还是只剩下30多个孩子。

为了给孩子们更专业的指导,普海玲带女儿到昆明报名培训班。每周六,她上午陪女儿学,下午女儿陪她学。得知普海玲和“若水”的故事,指导老师张冰很受感动,把合唱的经验倾囊相授。就这样,普海玲边学、边教、边练……

普海玲始终觉得态度第一,能力其次,只要孩子们喜欢,自己就要不遗余力。她几乎把业余时间都用在“若水”上:每个大课间,孩子们要练声;周一、周三放学后是排练;其他碎片时间,她要录伴奏、范唱,再把每个孩子的录音进行播放、比对、纠错;对于音准和节奏有问题的,她还要开小灶。

惊喜:大树下唱出国际银奖

普海玲总在为孩子们争取机会。“如果连听众

都没有,孩子们会觉得枯燥,他们需要舞台刺激、需要观众认可。”

直到2021年夏天,一个难得的机会出现。第十一届世界合唱大赛报名启动,这个赛事在全球享有很高声誉,每年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举行,彼时因为疫情,比赛改为线上,主办方承诺:如果在9月提交作品,能免5000元报名费。

普海玲觉得必须一试。她通过翻译软件给“若水”报了名。“赛事指南中有句话很打动我,叫‘参与就是至高无上’,我想让孩子们知道,虽然大家在农村,但一样有机会和世界顶尖团队比试。”

只有一个月准备,普海玲制定了详细计划。高强度的训练让一些孩子打了退堂鼓,临近比赛,他们退团了。

一个声部少一个人都会受影响,别说好几个。“得稳住。”普海玲安慰自己。所幸,剩下的33人坚持到了最后。

提交线上作品要求“一镜到底”,中间不能断,视频不能剪,要一气呵成连唱三首。“唱”不难,“录”却很难,因为没有录音棚,团队要找到一个收声好的“声场”。普海玲试过所有教室,不行,因为墙面滑,回声大;而空地的声音又很飘。普海玲天天在学校转,终于找到一个围墙角,四面是土墙,“声场”绝佳。

最终,凭借那架老钢琴、一个话筒,“若水”一口气唱完《天空》《萱草花》《夏天》,完成了录制。

等待成绩的过程很煎熬。普海玲既自信孩子们的声音,又对录制条件自卑,没有专业设备,没有统一的服装,一群山里娃穿着日常的旧衣服,站在大树下歌唱。

2021年11月,比赛结果出炉,“若水”获得了VP4(民谣)组银奖。对于这支成立仅10个月的合唱团,无疑是惊喜。国际大奖令人振奋,家长们从一开始的观望转为支持。从自卑、孤僻、羞怯,到自信、开朗、大方,孩子们的性格因合唱而改变,命运的齿轮似乎也开始转动。

2022年7月,在聂耳诞辰110周年之际,玉溪市专门“若水”举办了专场音乐会,清澈的童声打动了很多人。两个月后,作为全国五个优秀的乡村合唱团之一,“若水”走进了上海音乐厅。

普海玲觉得自己能做的,就是为这些孩子打开一扇窗,让他们看到更大的世界。

从上海回到马家庄,孩子们变化很大,为了参加排练,他们比谁作业做得快、谁成绩更好,当看到优秀合唱团的视频,他们眼里真的有光。

“山里孩子有一双不忍辜负的漂亮眼睛!”普海玲知道,自己需要付出更多,才能缩小一点城乡教育的差距——她想让更多孩子学合唱。

普海玲说服母校安化彝族乡中心小学也建了合唱团。从马家庄开车到那要一个小时,每周一,给“若水”排练完,普海玲就带着女儿驱车前往,再给50多个孩子排练,回到家已是繁星满天,女儿早在车子的颠簸中进入梦乡。

交响:玉溪不能只有一个“若水”

普海玲的故事不胫而走,吸引来一批志同道合的人。

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德育科科长杨进宏得知

“若水”的故事,悄悄到马家庄小学看排练,他形容自己“被狠狠温暖了,这个团队比我想象中还要好”。

杨进宏决定帮“若水”。当看到普老师既要指挥又要弹琴,他找来了演奏家朋友做志愿者;当得知学校的老钢琴年久失修,他找来了琴行的朋友帮调音;他还筹集到一笔公益赞助,为合唱团添置了电钢琴、T恤衫,以及参加世界合唱大赛的报名费。

渐渐地,杨进宏成了“若水”大管家,他开始思考,玉溪不能只有一个“若水”,如果能有几十个、几百个“若水”,能有一批像普老师那样有情怀、懂合唱、能指挥的老师该多好。“能不能成立一支教师合唱团?”

说干就干,杨进宏和普海玲发布了组建“聂耳教师合唱团”的“英雄帖”,入团的条件是必须在各自学校组建合唱团。

2022年8月6日,聂耳教师合唱团成立。团里的老师大多来自玉溪各地的基层学校,最小的23岁,最大的51岁。这支队伍里,甚至还有普海玲从前的老师。

“保持热爱,彼此点亮”的气氛在合唱团弥漫,一种强大的力量将老师们聚在一起。“几天不见就想大家”“跋山涉水也要来唱歌”成为共识。

燎原: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

教育仿佛一朵云,化雨润泽一片嫩芽。普海玲和教师团在做的正是,让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。

2023年9月,普海玲调到玉溪师范学院附小担任音乐老师。

拿到通知的她两头为难:自己的孩子需要照顾,合唱的经验需要推广,但“若水”离不开她。“我一直在想,城里不缺我一个音乐老师,但我却是农村孩子的全部。”

普海玲找普海兰商量,想请姐姐接手“若水”,没想到普海兰爽快答应。姐妹俩去江川区教育体育局,听闻来意,局长非常感动。

不久后,同样是音乐专业毕业的普海兰,从一所城区公立幼儿园调到了马家庄小学,继续执教“若水”。

普海玲也很快成立了玉溪师范学院附小童声合唱团。今年1月14日,她在音乐教室排练《小雅·鹿鸣》的片段走红网络,孩子们还受邀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。

一个月后,普海兰带领“若水”在当地村晚演唱的《螃蟹歌》也火了,童声配方言,念白配唱曲,让无数网友梦回童年。

“这些歌曲之所以会火,是因为满足了人们对教育的期待。”教师合唱团成员常潇月引用一位网友的观点:“当《小雅·鹿鸣》从一间小学教室流出,师生们着便装,伴随着琴声与鼓点,灵动、自然、投入地唱和,让人瞬间看到了教育最好的样子。”

对于这两首歌的走红,编曲李晓东并不意外。“这反映出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,不管是古诗词还是民谣,它们都非常美,只是隐藏在了角落,需要我们去发现、去传播,让更多人知道。”

来源:北京日报